

1929年2月生，上海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原上海市电力工业局沪北供电所副所长。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当时上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比较年轻的党员。1950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石金根 受访者供图

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刊



上海解放时，江海关大楼（现上海海关）升起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

特4 亲历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黄娟

1946年，23岁，加入新药业地下党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虽没有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不怕困难、不怕辛劳、不怕牺牲，在青年中起到带头作用，适时传播进步革命思想，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70余载时光倏忽而过，已是年逾百岁的上药集团总部离休干部。老当益壮，仍用责任与担当践行誓言、履行使命，积极参与党内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虞颂元 受访者供图

上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年轻党员石金根

防敌人破坏，成功保电厂

上海，是金融中心，更是国际大都会……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刻，华灯璀璨，万家灯火。杨树浦路2800号，是杨树浦发电厂的旧址。电厂始建于1911年，解放上海战役打响时，这里是远东第一大电厂，占全国发电量的10.7%，供应上海约80%的电力。

然而，在75年前，这座重要的发电厂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有谣言传出：国民党策划了“焦土政策”，准备在撤出上海时彻底摧毁杨树浦发电厂。

绘制图纸

“敌人想让我们陷入黑暗，我们要让上海永放光明！”石金根18岁就参加革命，解放前是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地下党员。追忆往昔，这位95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难掩心潮澎湃。他告诉记者，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水电、交通等公用事业关乎着城市能否正常运转，民心能否安定。为了完整接收这座电厂，准备工作早已开始。

1949年元旦，上海电力公司的不少职工收到了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封贺年信，信上宣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团结起来，保护工厂，迎接解放。制定护厂方案，需

要可靠的图纸。石金根记得，经历了思想上的秘密动员后，当时的上电党总支交给技术支部一个重任：绘制详细可靠的电厂分布图纸。技术支部在中华书局公开出售的美军航空测量绘制的上海市全图上加标了上海市各主要变电站和主要电缆的走向，上级党组织就是根据这张地图制定了全市变电站的保卫措施。

“我们暗中把每一个变电站的地址、每一条线路的走向都在地图上仔细标注。围绕需要重点防守的要害地点、要害设备，设计纠察岗位和巡回路线，规定车间人口哪些封闭，哪些通行。每天根据地图对重点设备开展反复巡察，防止敌人疯狂破坏。如果发生情况，马上向总处报告。”石金根回忆道。

与电结缘

1949年5月23日，解放上海战役进入总攻阶段。国民党守军一个120多人的连队进驻电厂，在高温高压的锅炉房顶上架设机枪，企图占据制高点，用火封锁黄浦江。据石金根回忆，当时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李志耕出面以护工纠察队大队长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交涉，把机关枪炮撤了下来，工厂得以保全。

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城第二天，上海市民打开家门，发现马路边多了席地而眠的战士，自家生活并无影响。电没有停，水没有断，电讯畅通，绝大部分的工厂设备都没有被破坏，市内交通和铁路运输也基本恢复，解放军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

石金根出生于1929年2月。小时候他家里很穷，用的都是煤油灯，还得省着用，根本不知道有电的存在。16岁那年，石金根第一次在租界里看到电灯，感到非常神奇。“又亮又好看，当时我就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属于每个中国人。”

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石金根后来成为一名电力工人，与电结下一生的缘分。1947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卫上海

上海解放后，石金根回到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工会负责纠察队工作。“当时还有敌特活动，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完成纠察队组建工作的同时，日以继夜常驻工会，带领队员参加值勤护厂及各变配电站夜间巡视，以防坏人搞破坏。”

石金根告诉记者，1950年2月6日下午1时，17架美式巨

型轰炸机从台湾飞来，敌机的轰炸目标很明确，就是上海的重要设施。在这次大轰炸中，杨树浦发电厂有28位工人被炸死，30位工人被炸伤。其中两架B-29型轰炸机在厂区周围投下了15枚炸弹，有9枚炸在发电厂的设施上。当时厂内锅炉破裂，热水四溢，残骸遍布，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1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市区大部分地区的供电受到影响。

石金根遵照上级指示，带领馈电处的大部分纠察队员冒着危险迅速前往电厂负责纠察保卫工作。翌日，轰炸警报没有解除，在危险可能随时发生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到现场视察慰问。他喊道：“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送电，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答道：“行！保卫光明，保卫生产！”据石金根回忆，42小时后，第一台机组恢复发电。

如今，杨树浦发电厂作为一个电厂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一分子而焕发新生。“如今，上海发展越来越好，东方明珠越来越闪耀，我感到很开心、很骄傲。”石金根说。

本报记者 杨欢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新药业地下党员虞颂元

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

药厂谋生 药校进修

虞颂元来自浙江宁波观海卫镇，出生于教育世家。5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生活艰辛。为了生计，他来到上海读书，借住在亲戚家。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震旦大学化工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家中经济困难，虞颂元只能停学，来到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制造部谋生。“制造部除了化学师，就是练习生，相当于最底层的工人，做的是化学合成，每天和玻璃瓶子、有毒易燃化学品打交道。”

虞颂元回忆，当时厂方管理严格，男女工人之间不允许交谈，每月发的工资也只够买两三斗大米，这让他生活困顿，精神上也受到压抑。“那时候，我从学校来到生化药厂，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又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心情苦闷，时常感到前途茫茫，又不愿一直如此。但是出路在哪呢？我想，多学点知识和谋生的本领才是硬道理。”

于是，1944年2月，虞颂元考入私立药学补习学校二年级，成为一名插班生，晚上7时到9时上课，一周6天。同班同

学都是药厂、药房中工作的青年，和他有着相似的命运与遭遇，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是入党积极分子。晚上放学后，虞颂元总是和他们结伴回家，“那是我们交流思想的绝佳时刻，无论是生活的困难、低微的工资，或是工作的苦闷、个人的前途，都让我得到了启发。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我们的生活是不会好的。”

短短5个月左右的学习生活，不仅充实了虞颂元的药学知识，更成为了他迈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虞颂元从药学补习学校毕业后，经同学介绍参加“药剂生联谊会”办的图书馆值班工作，改变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虞颂元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了图书馆里的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等，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点亮了理想信念之光。

久而久之，虞颂元入党的决心越发热切。1946年1月18日，他在地下党员赵天佑的帮

助和联络下，正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新药业约40名地下党员中的一员。“党组织之于当时的我，不仅是光荣与梦想，更像‘他乡遇故知’。”

此后，虞颂元积极参与上海新药业地下党组织活动。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加入“药剂生联谊会”，扩大团结面；参与文体娱乐活动，吸引青年到集体中来；组织图书馆活动，鼓励行业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粮；在广泛交友中发现进步青年，发展先进骨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药业地下党从1938年有第一个党员，逐渐发展为上海解放时约有90名党员的地下党组织。

迎接解放 见证历史

上海解放前夕，虞颂元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开展上海解放宣传活动。身为人民宣传队的一员，他在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沿岸仍在战斗时，就在南京路一带和其他队员共同传递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呼吁大家坚守岗位，共同迎接全上海解放。

虞颂元清楚地记得，5月25日早上6时许，在重庆南路与淮海路交错的弄堂口，他向

外张望，站岗的哨兵竟是解放军，他意识到“上海解放了！”自此，工资收入稳定了，生活安稳而充实，翻天覆地的变化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往昔峥嵘岁月已成历史扉页。但每每忆起，虞颂元仍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平静。如今，虽然年逾百岁，虞颂元依旧活跃在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第一线，成为助推各项活动的“台柱子”。建党百年之际，他还倾心写就了《中共上海新药业地下党发展史和职工运动史》，系统梳理了上海医药行业投身民族解放，开展地下党活动的珍贵文史资料和历史照片，填补了上海医药行业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虞老”是大家对他的尊称。80岁时，虞颂元学会了PS软件，为老同志制作各类演出的照片集锦，100岁时剪辑了红色巴士党课vlog视频日志，成为追逐新生事物的“弄潮儿”。百岁生日时，他还把青年朋友们请到家中，翻开珍藏70多年的上海解放前夕史料照片，让年轻一代在一个个真实的红色故事中接受党史教育。

“党员是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虞颂元说。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